



圖書匯叅

孟子

六

仁
2673
24-16



1312
2673
24-16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之六

滕文公章句下

凡十章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不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王去聲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

陳代孟子弟子也小謂小節也

慶源輔氏曰謂自局於小節也對下所謂今一見之

大則以王小則以霸而言言不見諸侯比小則以霸又為小也

枉尺也直伸也八尺曰尋

枉尺直尋猶屈已一見諸侯而可以致王霸所屈者小所

伸者大也

需義伊川曰較事大小其弊為枉尺直尋之病○南軒張氏曰謂屈已之事小致王霸之業大

敦復堂

大正十年六月廿四日
國本堂藏

此自春秋以來風俗習於霸者計較功利之說而有是言。新安陳氏曰孟子平生以不見諸侯自守故陳代以此為問。條辨枉尺直尋即上五句意且志曰且字非轉語辭見不但為我一人之私言且志亦如此說宜若可為矣。

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

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

待其招而往何哉

喪去聲

田獵也虞人守苑囿之吏也招大夫以旌招虞人以皮冠

左傳齊侯田於沛招虞人以旌不進公使執之辭曰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

之元首也志士固窮常念死無棺槨棄溝壑而不恨勇士

輕生常念戰鬪而死喪其首而不顧也此二句乃孔子歎

美虞人之言

語類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刀鋸在前而

活句須向這裏參取若果識得此意辨得此心則無入而不自得而彼之權勢威力亦皆無所施矣。○輯語在溝壑喪其元志士勇士不必定設此境定立此見只是所守堅厲耳聖人所取志節不在輕生歎美虞人與司馬遷傳刺客游俠意天懸地隔夫虞人招之不以其物尚守死而不往况君

子豈可不待其招而自往見之邪此以上告之以不可往

見之意

南軒張氏曰虞人守官義不敢往義有重於死故

也使一有畏死之心應非其招則見利忘義矣自常情觀之必重一死而以非其招為細事不知義之所在事無巨細苟愛一身之死而墮天命之正則凡可以避死者無不為而弒父與君之所由生也充虞人之心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為之心也人紀之所由立也是以夫子取之。○述朱引虞人一尺只跌重不待其招而往一句主於義而言也。○不待其招是全無聘幣之加與其招之失

又遠以此明不見諸侯之故已盡。下乃就枉尺直尋之非而正之。

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

可為與。夫音扶與平聲。

此以下正其所稱枉尺直尋之非。夫所謂枉小而所伸者大則為之者計其利耳。一有計利之心則雖枉多伸少而有利亦將為之邪。其言其不可也。精義尹氏曰有枉尺而

枉尋而直尺矣。此二語最簡盡。又曰趨利而不憚於枉安能直入而正國家哉。按此二語乃結句中意。慶源輔氏曰人有一計利之心則惟利是務始猶有枉小直大之辨。浸浸不已其終并大小皆不復計不至滅天理壞人紀不止也。孟子所以極其流而言之。○梁無知曰此節提出一利字便是。孟子勘破世情語。君子論義不論利所以道

不可枉者既不論直枉亦將不論尋尺而肆然無所不為。難道計利至此便枉尋直尺亦可為不成。蓋甚言必不可為也。彼窮其流弊之說殊非正論。按此較輔氏說實為員警。○說統枉尋直尺亦就其言反之耳。不可認真亦可為與此是反詰語。是計其不義而不可為非計其不利而不可為也。○愚甚言其不可言枉尋直尺之不可乃正見得枉尺直尋之不可看似放下下層實則收緊上步看下文引王良事言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越顯得時解呆看亦可為與大非當日語意。○首節陳代言宜若可為也。此節亦可為與末節雖若丘陵弗為也。三處前後照應。而此節為其轉關語極嚴厲。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

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彊而後可。一朝

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

敦復堂

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為之詭
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

請辭乘去聲疆上聲女音
汝為去聲舍上聲

趙簡子晉大夫趙鞅也王良善御者也備考王良簡子御
簡子伐鄭良自矜

其功曰兩鞫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功也彙解請復非要辭賤工之名只欲
自見其長以明守法蒙誦之意彊而後可

之再乘也彙解請復非要辭賤工之名只欲
自見其長以明守法蒙誦之意彊而後可

奚不肯彊之而後肯也蒙引疆者王良
可者彊也一朝自晨至食時

也掌專主也謂王良想是使人謂之觀下文自
非面語吾為之四句正見不可意範法度也

範字是活字言我為之
律以我馳驅之詭遇不正而與禽遇也設機取捷
不循馳道

言奚不善射以法馳驅則不獲廢法詭遇而後中也語類
射者

御者都合法度方中
良不貴之因言射亦有法一學射時便要合其法度某舊

學琴且亂彈謂符會了且依法原來不然其後遂學不得
知學問安可謹厥始○詭遇是做人不當做底行險是

做人不敢做底○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
功詭遇而獲禽耳述朱以彼証此正可互觀○集解馳驅

自有法度我但循其法度故曰範我馳驅詭遇便是廢其
法度了蓋禽獸之來不皆當中或左或右在射者左右顧

盼迎而射之奚但是當頭者方能射左右皆不能射於是
舍御者之正法而驅車左右以迎之彼方就着射去而有

獲也詩小雅車攻之篇宣主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
徒其六章曰四黃既駕兩驂不倚不

矢其馳舍
矢如破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發矢皆中而

力今廢奚不能也不失其馳謂御之者以其度也舍矢如
破謂射者以其度而中節也引詩要見

課本

射御相成。變矣不能意。二句相連說。重下貫習也。謂之小句看註中。而字及今。變矣不能也。句可見。貫習也。人者彼射無舍矢。如矜之能。并使御者失馳驅之法。非小人之何與。小人之乘。則必詭遇。詭遇。非君子所為。故曰。我不貫辭。掌乘之命。正以守馳驅之範也。○按引王良事。意只在。不貫與。小人之乘。為下文羞與之比。立案至其請復之舉。詭遇之為。皆是閒文。不必粘手。○雙峯饒氏曰。前引虞人明不可枉見之意。言其能守義。後引王良明不可枉尺直尋之意。言其能不忘義。以殉利。○此節是序述體案。而不斷文。意直到如枉道而從彼何也。方住。須留下御者三句地。

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如枉道

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此必二反。

比阿黨也。就上不貫與。小若丘陵言多也。獲十而極言

之。○南軒張氏曰。事無巨細。莫不有義利之兩端存焉。此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學者要當立此志而後可以

守身。○馬。○也。三字詞氣凜然。對針陳代宜。若可為直與他。一乃截斷。越見得中間亦可為與。自是反詰語。此為文章關鍵。不可草草看過。○精言前言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是虞人之不若。此言如枉道而從彼何也。是御者之不自若。何哉。何也。俱是收繳。上文意總見無一而可。○存疑。自昔者趙無。十至如枉道而從彼何也。是言枉尺而直尋。君子之理。按此又與陳代打。開後壁說。弗為意。方盡。○無直尋之理。以道若枉已。便已枉道。則是非已失。援天下之語。類援天下。以道若枉已。便已枉道。則是非已失。援天下之具矣。更說甚事。自家身既已壞了。枉道如何。直人。○徐傲曰。其勢已未。有能直人。言非但枉尺直尋。亦非但枉尋直。即能直人。於義理尚且不可。况枉者原無直之理也。夫枉已。即見益明矣。○新安陳氏曰。揚雄謂孔子見陽貨。為拙身以信道。龜山謂。雄非知孔子者。道外無身。見陽貨。為拙身。而可以信道。吾未之信也。嘗即此意。以讀孟子此章。竊謂陳代以不亮諸侯為小節。殊不知自君子觀之。守孰為大。也。守身為大。枉已從人。失身莫大焉。不可以為所屈者。小也。敦復堂

孟子集註卷六 滕文下 五

枉已。即是枉道。枉道決不能行道。所關之大如此。而可視為小節乎。或枉尋直尺而徇利。過人欲也。守義而不枉道。存天理也不見諸侯。凡三章。此章一也。此篇第七章。公孫丑曰。不見諸侯。何義二也。萬章下篇第七章。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或曰。居今之世。出處去就不必一一中節。欲其下一中節。則道不得行矣。楊氏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已其能直人乎。古之人寧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是以孔孟雖在春秋戰國之時。而進必以正。以至終不得行而死也。使不邱其去就。而可以行道。孔孟當先為之矣。孔孟豈不欲道之行哉。

精義。或又曰。以術行道。而心正如何。楊氏曰。謂之君子。豈有心不正者當論其所行之是。耳且以術行道。未免枉已。與其自注。不若不得行之愈也。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皆魏人。怒則說諸侯。使相攻伐。居而天下熄。

景春人姓名。公孫衍。張儀。皆魏人。怒則說諸侯。使相攻伐。

故諸侯懼也。新安陳氏曰。二人皆破六國之從。以為衡者。所謂犀首者。即衍也。犀首。魏官名。衍嘗為此官。又秦惠王使犀首救齊。魏與共伐趙。以敗從約。徐辨按史記。犀首嘗佩五國之相印。為從長。張儀亦多持兩端。其後卒敗從約。然亦不必盡專。主連橫。大約二人同時。而論道。理如何。遊說之術。一怒則兵速安居。則難解。並不論道。理如何。只以口舌亂人家國。諸侯懼天下熄。皆係於一怒安居。此景春但在氣辭上說也。至其所以能使之然者。景春固不知孟子下文拈出一順字來。而二子之底裏盡現矣。

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

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

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焉於虔反冠去聲女家之女音汝

加冠於首曰冠冠義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故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三加彌尊加

有成也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女家夫家也婦人內夫家以嫁為歸也

夫子夫也引禮至無違夫子止末二句乃孟子之言女子從人以順為正道也

蓋言二子阿諛苟容竊取權勢乃妾婦順從之道耳非丈

夫之事也集解開口是焉得為大丈夫乎一語喝破下節未句方與此應此節只以妾婦反對丈夫不違

及大字之意蓋以女子比儀行見丈夫且不是况大丈夫乎引禮雖兼丈夫女子意側在女子之嫁一截丈夫二句只帶來引起話頭不即對大丈夫言也父命之必有命辭本文不引意重女子敬戒無違起下以順為正耳以順為

正妾婦之道妾婦以此為正則丈夫之不以此為正可知

○按敬戒無違是妾婦之以順為其道也阿諛苟容則儀

容如何能竊取權勢使得諸侯懼懼他國懼也本國諸侯

他却着阿諛苟容始得○雙峯饒氏曰儀行雖使得諸侯

懼不過順其欲耳諸侯志在土地二人從而投其所好說

之征伐以得土地不過妾婦之事耳丈夫且有所不為况

大夫乎○說統戰國遊說成風當時天下之勢上不在

天子下不在方伯全倒歸縱橫兩途之士故景春豔之其

實皆是陰陽揜闔窺伺人主之意旨而為之故孟子鄙之

術一妾婦之道斷煞儀行人品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

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此之謂大丈夫

孟子集註卷六滕文下

敦復堂

廣居仁也。正位禮也。大道義也。精義。伊川曰：廣居，正位，大

正所行者，大天下至中至大之所。語類：大槩只是無些

子偏曲，且如此心廓然，無一毫私意，直與天地同量。這便

是居天下之廣居，便是居仁。到得自家立身，更無些子不

當於理，這便是立天下之正位，便是守禮。及推而見於事

更無些子不合於義，這便是行天下之大道。便是由義論

上兩句，則居廣居是體，立正位是用。論下兩句，則立正位

是體，行大道是用。要知能居天下之廣居，自然能立天下

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居者心之所存，廣居無私意也。

才有私意，則一分為二，二分為四，四分為八，只見分小着

立者身之所處，正位者當為此官，則為此官。當在此則在

此行者事之所由，大道者非偏旁之徑，荆棘之場。人生只

是此三事。廣居是廓然大公，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

人，何廣如之。正位是所立處都無差過。大道是事事做得

合宜。居字是就心上說，立字是就身上說。行字是就施為

上說。莊子曰：道一而已。自其心之所存，萬物一體而無

形骸畛域之限也。則命之曰廣居，自其身之所守，規矩是

循而無徙倚遷就之意也。則命之曰正位，自其用之所行

蕩蕩平平，而無旁趨曲竇之行也。則命之曰大道。○精言

三天下，非天下同得之謂。乃此居極天下之至廣而不狹

也。故蒙引謂廣居正位，大道皆是第一等底居之立之行之直，到至極處，與民由之，推其所得

於人也。○由謂與民共由此仁禮義也。所得亦即此三。獨行

其道，守其所得於己也。○道即仁禮義之道，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總不離此三者。

敦復堂

精義。伊川曰：廣居，正位，大

道一也。所居者廣，所位者

大，所行者中，至大之所。

語類：大槩只是無些

子偏曲，且如此心廓然，無一毫私意，直與天地同量。這便

是居天下之廣居，便是居仁。到得自家立身，更無些子不

當於理，這便是立天下之正位，便是守禮。及推而見於事

更無些子不合於義，這便是行天下之大道。便是由義論

上兩句，則居廣居是體，立正位是用。論下兩句，則立正位

是體，行大道是用。要知能居天下之廣居，自然能立天下

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居者心之所存，廣居無私意也。

才有私意，則一分為二，二分為四，四分為八，只見分小着

立者身之所處，正位者當為此官，則為此官。當在此則在

此行者事之所由，大道者非偏旁之徑，荆棘之場。人生只

是此三事。廣居是廓然大公，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

人，何廣如之。正位是所立處都無差過。大道是事事做得

合宜。居字是就心上說，立字是就身上說。行字是就施為

上說。莊子曰：道一而已。自其心之所存，萬物一體而無

形骸畛域之限也。則命之曰廣居，自其身之所守，規矩是

循而無徙倚遷就之意也。則命之曰正位，自其用之所行

蕩蕩平平，而無旁趨曲竇之行也。則命之曰大道。○精言

三天下，非天下同得之謂。乃此居極天下之至廣而不狹

也。故蒙引謂廣居正位，大道皆是第一等底居之立之行之直，到至極處，與民由之，推其所得

苟從則所行者皆天下之大道矣。得志與民由之，則出而推此於人也。不得志，獨行其道，則退而樂此於己也。如是則富貴豈能誘而淫其心，貧賤豈能撓而移其志？威武豈能脅而屈其節哉？此其下視儀衍之，以雖肝側媚得志於一時，真可謂妾婦之為而所謂大丈夫者，其不在彼而在此也。決矣。然此數言者，皆以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為主。而此三言者，又以廣居為主也。南軒張氏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與天地萬物本無有間。惟其私意自為町畦，而失其廣居，則遷奪流蕩，亦無以立於正位而行其大道矣。與民由之，與共由乎此也。雖不得志，此道未嘗不由於己也。不能淫不能淫，此不能移不能屈不能移，此不由於己者何也？廣居正位大道是也。蓋得乎已而外物舉不足以辭之也。所謂大丈夫者，蓋如此。按此之謂三字，是鄭重之辭。與上是焉。得三字，相呼應。四書通集註於三句雖平訓朱子廣居一句極重仁者之心，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如廣居之內何所不容，其所立所行從可知矣。愚按理固如是，然本文只是三平。蒙引此惟孟子能之，儀衍所為，件件反此。蓋居廣居必能以天下為度，而不忍禍諸侯，害蒼

生以就其一己之私計，立正位必能以道自重，不肯致身於污賤之地而盜弄人主之權勢，行大道必能動與義俱而彼裨闖縱橫之事，又皆不屑為矣。語類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惟集義養氣方到此地。位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以浩然之氣對着他便如此。又曰：浩然之氣須是養居廣居以下，是既有浩然之氣。○何叔京曰：戰國之時，聖賢道否，天下不復方能如此。

見其德業之盛，但見姦巧之徒，得志橫行，氣焰可畏，遂以為大丈夫不知由君子觀之，是乃妾婦之道耳，何足道哉。

文集觀孟子答景春之問，直是痛快，三復令人胸次浩然。如濯江漢而暴秋陽也。存疑孟子此章是以平生所得者見之言，看他何等氣魄何等力量。泰山巖巖氣象，於此可見。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

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

傳直戀反質與贊同下同

周霄魏人無君謂不得仕而事君也皇皇如有求而弗得

之意出疆謂失位而去國也質所執以見人者如士則執

雉也

周禮春官大宗伯以禽作六犖以等諸侯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雁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犖之

為言至也所執以自致也亦作贊皮帛者束帛而表以為

之飾皮虎豹之皮羔小羊取其羣而不失其類雁取其侯

時而行雉取其守介而死不失其節出疆載之者將以見

鷺取其不飛遷雞取其守時而動

所適國之君而事之也或問君子之必仕何也曰內則父

學先王之道必得君而事之然後有以行其道而及於人

使其君為堯舜之君其民為堯舜之民是君子之所願欲

也退而窮處蓋不得已而然耳說統周霄本是諷其難

仕底主意而反以探其欲仕作語頭謂世有本不欲仕者

斯亦無怪其然惟意本欲仕而又難於仕便令人不可解

此是發問本意按發口問古之君子便隱然對今之君

子說意以孟子守不見諸侯之節當是以古道自處故設

此問以探之徐傲菑曰皇皇如也連出疆必載質讀是

以未仕者言三月無君則弔以已仕而失位者言愚按兩

分自可或皆主先有位而後失位亦通在已則皇皇在人

則弔兩則字總見古人之必仕而急字意已到弔即慰

問之意看後文與不敢以寡遜作兩層作憂戚說者非是

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

周霄問也以已通太也後章放此條辨霄之間不重在無

三月為時不久而便至於弔所以為急故下引禮文無田

不祭亦即在三月上着解按周霄承孟子之言隨提出

作勢此兩字是下章眼目

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為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

盛音成繅素刀反皿肩承反

禮曰諸侯為籍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耕而庶人助以終畝收而藏之御廩以供宗廟之粢盛

記祭義昔者天子為籍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為籍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祀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為禮略粢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周禮天官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籍以時入之以供粢盛王以孟春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庶人終千畝籍之為言借也王一耕之而使庶人耨耨終之粢盛祭祀所用穀也粢稷也穀以稷為長在器曰盛。穀

梁傳桓公十四年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供祭服甸粟而內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甸師掌田之官也三宮三夫人也宗廟之禮君親割夫人親春之使世婦蠶於公桑蠶室奉繭以示於君遂獻於夫人夫人副禕受之繅三盆手遂布於三

宮世婦使繅以為黼黻文章

周禮考工記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

而服以祀先王先公 記祭義古者天子五采備謂之繡 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為之及太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於蠶室奉種浴於川桑於公桑風戾以食之世婦卒蠶奉繭以示於君遂獻繭於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為君服與遂副禕而受之因少年以禮之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手遂布於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為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吳氏程曰副編髮為之所以覆首為飾禕與繅同刻繒為之形而采畫之綴於衣也。副禕皆祭服。蒙敦復堂

引蠶本是世婦繭成然後獻夫人繅。今云夫人蠶繅者蠶亦夫人主之也。且曰使世婦使者誰使之夫人治內事也。

又曰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記王制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庶人春薦

稷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蒙引禮有田者既祭又薦新祭以首時薦以仲月薦者不得以兼祭黍稷曰

粢在器曰盛牲殺牲必特殺也。皿所以覆器者。說統諸侯

是禮文出記祭義下四句。是孟子解禮惟土無田二句。是禮文出記王制下。又是孟子解禮。慶源輔氏曰此先王之制必如是然後能自盡其心。至於不得奉祭祀則已心

不敢以自安而人亦以為用焉。古人之重祭祀也如此。按輔氏原本不敢以寡以神言似與本文上下句意未融。故

僭易已心二字。雙峯饒氏曰三月無君則弔恐是為士先有位後失位者言之尋常有祭一旦失位而不得祭一

年有四時之祭若失位三月便廢一祭故為可弔弔其不得祭非弔其不得君也。古人重祭祀故如此不然則如何三月無君便弔。蒙引不敢以寡亦不足弔乎兩句只帶

惟士無田一段蓋主意在答三月無君則弔也。條辨士之失位既猶諸侯之失國家故下先引禮言諸侯有國家之祭而釋以無國家者之不敢祭然後引禮言士無田者之不祭而釋以無位不祭者之所以足弔也。諸侯自是客士自是主。論君子仕之本意不單為祭而失位三月之有缺於祭孟子乃特因其無君則弔之問而推論之非無故言君子之仕只為要祭而不祭則急於求仕也。

出疆必載質何也

周霄問也。集解此問重出疆二字出疆與三月對看見得才一出疆耳便必然載質勢有不能待三月之久者隱然見已挾一見諸侯之具而猶不肯往見諸侯此其所以必載質者何為言下似益疑其急正言外越無解於其難乃着

着用倒跌法

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為出疆食其耒耜哉。去為

上聲舍

集解以耕例仕見各有所主也農出疆則已失耕士出疆則已失仕然農出疆仍即要耕士出疆仍即要仕下句只就耕上見耒耜之不容舍而出疆必載質意自明○按農以耕為業即以耕為心業在是故隨所之而不容弃心在是故一舉足而不能忘而士之以仕為業以仕為心亦猶是此其出疆必載質以視夫失之三月而後皇皇其情更有甚焉者周霄聞之故以為如此其急而後乃得發其難仕之諷也

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

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為去聲約音酌隙去

逆反惡去聲

晉國解見首篇仕國謂君子游宦之國霄意以孟子不見

諸侯為難仕故先問古之君子仕否然後言此以風切之

也說統難仕指不見諸侯說此正是周霄發問本意男以女為室女以男為家妁

亦媒也說文媒引合也妁酌也斟酌二氏以成配合也言為父母者非不願其男

女之有室家而亦惡其不由道蓋君子雖不潔身以亂倫

而亦不徇利而忘義也精義尹氏曰進不以義未有不道而行其道者也故君子難之不以其道

而仕直鑽穴之徒與○南軒張氏曰士之欲仕亦其常理也然而必也守道以待時可進而後進若謂仕為急而不

由其道以求之則與兒女子之鑽穴隙者何異。慶源輔氏曰周霄亦頗有策士之風但孟子據道之極不為其所動直述其義理以告之而已。男女之願有室家者此正理也鑽穴踰牆則父母國人皆賤之仕者不循天理之正不俟入君之招屈已徇利枉道事君直與兒女相窺相從者無異故君子之於仕未嘗潔身以亂倫而長往不顧亦未嘗徇利忘義而屈道以信身也。說統通節只重又惡不由其道一句道字正與次墻相照所以發士人羞惡之心。男女室家本是父母心一失身則為父母國人所輕賤仕以行義本是名教事一不由道則為萬世名教所不容至於成業不成功業又置別論。按周霄本欲諷孟子之難仕却轉從急仕重重跌入意謂孟子已入其彀中齊壓倒蓋離了道看急與難便劃成兩橛若以道作主則難中有急急中有難自並行而不相悖此孟子歷聘諸邦而終守不見之節信非霄輩所能知也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

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

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更平聲乘從皆去聲傳直繼反簞音丹食音嗣

彭更孟子弟子也泰侈也新安陳氏曰孟子歷聘徒御衆多食於諸國故更以爲泰陋矣

○馮少墟曰從者是弟子後車即是弟子之車蓋孟子爲賓師講學列國有數百人從之非馳驛以行儀從如此其盛也傳食如宋薛餽金季任儲子以幣交之類非乘傳以行廩給有一定之數也泰訓侈以過分言。條辨不以泰乎便照無功說孟子如其道云云亦便照有功說但俱未露其意按道字當理字看言只論理當受不當受尚未及有功無功。子以爲泰乎是以泰傳食之心推之必以舜爲泰矣不必又找以傳食爲泰意。精義尹氏曰志聖賢之志行聖賢之道而享聖賢之奉士之所無愧也非其道則何可以受如其道則何足爲泰而世之人以利害貴賤之心度之何足知聖賢也哉

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

言不以舜為泰但謂今之士無功而食人之食則不可也

條辨無事即無功故註以無功釋之此事字貼定諸侯說見傳食於諸侯而無一事有功於諸侯故食人之食為不可授功字在下尚宜渾

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

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弟

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

輿而輕為仁義者哉

羨延面反

通功易事謂通人之功而交易其事

正解如男耕女織是事其有功於衣食是

功通功者不執定此事然後享此功但彼羨餘也有餘言此互相準而交相濟也得食正是通功處

無所貿易而積於無用也按此皆不通功所致積於無用甚言功之不可以不通也子如

通之則豈惟粟布之相易而已哉故下復推其說於梓匠輪輿○精言子不通功易事與子如通之是一揆一闔之

詞言除非不通功易事則農女各不相易雖不食土可也若果通之凡人皆得食於子而獨不食有功之士何哉此

空中振蕩文法更但不欲食土耳非真不許天梓匠人下人通功易事也子不通功句莫作實話說

木工也輪人輿人車工也趙氏惠曰梓匠人成器械以利用匠人營宮室以安居輪人作車

輪以運行輿人作車輿以利載○說統於此有人焉一句極重蓋吾道當昌明之時即繩趨尺步不見所係之重今

異端蜂起邪說橫流此乾坤何等時於此乃有人焉起而擔當世道其功之大為何如○守字待字俱要理會楊墨

沸騰仁義充塞有攻而後有守也天下不歸楊則歸墨當世之學者不足恃而後待後之學者此便是繼往開來孟

子實皆自任。○先王之道不外仁義守與待即在入孝出弟上見。○按事親從兄固是仁義之實然先王之道所該者廣孝弟乃其大端耳。如云為仁義便自可以該之。○說箇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是何等大功豈僅區區可以得食姑就通功易事常理言舉斯世之所不足而士以有餘補之則亦通易之大者而更以傳食為泰由更之見是此人直不得食於子也。而字一落千丈未二句便隨手而起得食於子。是子尊梓匠輪輿也不得食於子。是子輕為仁義者也。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哉。怪而詰之總因更創傳食為泰之說故通節連下五子字從他自已身上重重盤駁都是空中虛設議論非謂更果有權能如此能不如此也。須善會。

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為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為哉其有功于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與平聲可食而食食志食功之食皆音嗣下同

孟子言自我而言固不求食自彼而言凡有功者則當食

之。集解更初謂士無事而食不可也是主於食功矣。見孟子說出一段有功處彼却逃之於食志意蓋以孟子斷不可說士志在食也殊不知士固無求食之志而人不可不食士之功。○翼註子何以其志為哉三句指定君子說勿泛且子二句又就平日泛論以詰之。○或問孟子之論食志食功之別何也曰食志而不食功則正士日遠而苟賤不廉之人至食功而不審其大小之分則梓匠輪輿得以加諸為仁義者上矣。○南軒張氏曰君子之志固不在食而為國者知其有功則當食之夫王者之祿夫人為有以賴其用而可祿耳豈必以其志之欲而祿之哉如其志是率天下而利也。○條辨彭更始為無事而食之譏今復為志非求食之說兩相矛盾孟子所以設為食志乎食功乎之難蓋彼以為食功則不食仁義之功者謂何勢必要逃遁到食志上去下文方好擒獲之

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

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

塹武安反子食之食亦音嗣

塹牆壁之飾也毀瓦畫塹言無功而有害也

說約毀瓦畫塹非謂以此

去求食言毀瓦畫塹者之志亦在於求食則既曰食功則將何以處之蓋甚其詞以見志之不可徇也

以士為無事而食者真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矣

集解當時溺於功利之習而不知聖賢之有用見孟子所至稍見尊禮養其從者則疑其泰而孟子姑明其非泰及言士無事而食則亦姑與明賢者之有功而巳究竟當時之君雖能養之而不能論食論功不過因問而答耳夫食功天下之通義而彭更逃其說於食志然既曰食志而不食毀瓦畫塹之志使果食功而安得遺繼往開來之功二節反覆辨難明於梓匠輪輿而不明於為仁義者非尊彼輕此而何亦可悲矣此章與王子墊問士何事公孫丑問不素餐兮章當參看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

何惡去聲

萬章孟子弟子宋王偃嘗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欲霸

天下疑卽此時也

史記宋世家偃立為君十一年自立為王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軍乃與齊魏為敵國盛血以韋囊懸而射之命曰射天淫於酒婦人羣臣諫者輒射之於是諸侯皆曰桀宋宋其復為紂所為不可不誅告齊伐宋王偃四十七年齊偃王與魏楚伐宋殺王偃遂滅宋而三分其地○翼註宋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似是奮發有為欲削平禍亂混一區宇之意故曰將行王政只淺淺在用兵上說按削平禍亂混一區宇似亦是王政中事萬章疑焉而舉以為問亦只渾渾說不必竟主用兵且曰將行萬章亦未曾說煞故孟子未節直以不行坐之此正兩下針鋒相對處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眾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遺唯季反盛音成往為之為去聲饋食酒食之食音嗣要平聲餉式亮反

葛國名伯爵也放而不祀放縱無道不祀先祖也亳眾湯之民其民葛民也授與也餉亦饋也書商書仲虺之誥也仇餉言與餉者為仇也輯語王者只為義所以但望人好

者之於天下每遲遲而後得之霸者亦遲遲而後取之然王者之遲遲者與人之悔也霸者之遲遲者益人之疾也後世人心與三代懸絕只是這些子○吳因之曰葛伯率其民下全要見童子以無罪見殺引葛伯仇餉正為匹夫匹婦張本非僅證其有是事也○條辨孟子為要說湯之征葛有奚為後我之望后来無罰之喜因先將湯之憐葛仁葛曲意從葛處皆寫得痛切方見仁君有胞與天下之心乃有無敵天下之畧而宋以暴虐之師欲興霸業自有必亡之道矣○葛之無道豈止不祀一端而不祀乃其大者得罪於湯亦豈止殺童子一端而殺童子乃其甚者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讎也為去聲

非富天下言湯之心非以天下為富而欲得之也或問湯復仇而四海之內皆知其非富天下何也曰聖人之心廓然大公表裏洞達故一有所為則天下信之如雨暘寒暑

之無不感而無不通也然書所謂葛伯仇餉者非孟子之
言則人孰知其曲折之如此哉○條辨暴虐及於童子且
及於饋餉之童子則不道已極故雖非單為殺童子而征
而其與師之名實自此始○按為匹夫匹婦復讎據本文
只應說童子之父母然當是時舉一葛伯而天下之為伯
者尚多舉一童子而天下之無辜見殺者不少故為匹夫
匹婦復讎乃概天下而言方與上文四海之內皆曰非富
天下及下文民望民悅相應

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

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

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

徯我后后來其無罰

載亦始也十一征所征十一國也趙氏真曰所征十一國按詩商頌韋顧既伐昆

吾夏桀韋豕韋也顧國也昆吾氏也三國黨於桀惡湯先
伐韋顧克之昆吾夏桀則同時誅也據此則曰葛曰韋曰
顧曰昆吾曰夏桀又尚書云餘已見前篇新安陳氏曰此
遂伐三腹凡六伐餘無可考湯行王政而王
之事也○冥因之曰此與多謀章詞同而意少異彼重為
政於天下此重望以為君各有所指也○輯語征葛與伐
夏兩不相蒙如文王伐密崇豈為誅紂哉有謂欲伐夏而
以葛為端則不特伐夏為太逆而征葛亦陰謀不道矣○
條辨湯固非先有伐夏之心而後伐葛以為之端然桀之
惡致民有時日曷喪之怨則其勢已不可緩而天下之暴
虐不道如葛者又有韋顧昆吾之類湯既征葛斷無中止
之理而時至事起聖人亦何得不辭之哉觀其東征西怨
南征北怨倘有一國之無道不誅而辭之民不弔聖人之
心何以克安而仁之所被反有不及矣此又不可不

有攸不為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女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

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
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食音嗣

按周書武成篇載武王之言孟子約其文如此然其辭特

與今書文不類說約孟子引書亦只順口取大意或兼已說夾和言之不必全憶本文觀此類可見

今姑依此文解之有所不為臣謂助紂為惡而不為周臣

者如奄與五十國之類著其荼毒士女之罪見我武與師之由匪與篚同玄黃幣也紹

繼也猶言事也蒙引紹何以為事蓋何日事商則繼事周矣言其士女以匪盛

玄黃之幣迎武王而事之也商人而曰我周王猶商書所

謂我后也休美也言武王能順天休命而事之者皆見休

也臣附歸服也淺說其士女皆篚厥玄黃以迎武王之師且曰吾紹事我周王庶得蒙其恩澤而見

休也於是皆臣附於大邑周焉○說統匪厥玄黃三句狀民情之悅紹我周王係士女之言我親之之詞大邑周尊

之詞孟子又釋其意言商人聞周師之來各以其類相迎

者以武王能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民者誅之而不為

暴虐耳條辨而已矣者言只是取殘民者誅之此外更無他事一見武王救民之心一見無富天下之心按

註中不為暴虐四字正而已矣三字言外意推原君子小

人所以來迎之故也○集解通節作一順一逆看有攸不

為臣五句從綏厥士女說到士女來迎是順舉書詞見征

綏不兩時不是既征後綏如後世還定安輯之說其征處

卽是其綏處便可想見取殘救民之心其君子以下乃是

倒釋書意從君子小人之所以來迎者剔出取殘救民以

見武王能得民由於能救民也此正與上有攸不為臣三

句同環相應不為臣者卽殘民之人取殘正以救民卽東

征以綏士女也。總以見王政之得民為末節。欲以為君立案。君子謂在位之人小人謂細民也。翼註其君子是商之民以迎其君子是周之將帥其小人是商之民以迎其小人是周之卒徒

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

太誓周書也。今書文亦小異。言武王威武奮揚。侵彼紂之

疆界。取其殘賊。而殺伐之功。因以張大。比於湯之伐桀。又

有光焉。引此以證上文取其殘之義。新安陳氏曰此武王

○說統引太誓只重則取于殘一句。所以證取其殘之說也。○湯放桀。武王伐紂。皆公天下為心。非有私於已者。武之事。質之湯而無愧。湯之心。驗之武而益顯。是則伐商之舉。豈不于湯為有光也哉。○孫辨于湯有光。見武王鷹揚者。定之功較湯更為光顯。乃史臣稱贊之辭。按此與前說實可相通。

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為

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宋實不能行王政。後果為齊所滅。王偃走死。說統不行王政云爾。是直

斥之辭。齊楚雖大。句正是抹殺他小字。○合訂宋不行王政。只在「不為百姓」上見得。中間引湯曰為匹夫匹婦復讎。日誅其君弔其民。引武曰綏厥士女。日救民水火。而宋則但知爭地爭城而已。是以是知其實不能行王政也。○精言苟行王政。承不行王政作轉語。亦即指宋說。非就湯武事而泛論也。下有齊楚雖大。句可見此虛設之辭。說煞不得。然必謂孟子不望。○尹氏曰。為國者能自治而得民心。則宋行王政亦非。

天下皆將歸往之。恨其征伐之不早也。尚何疆國之足畏

哉。苟不自治。而以疆弱之勢言之。是可畏而已矣。南軒張氏曰萬

章之問意者宋之君臣見孟子談王政而以爲迂濶遲久之事懼王政之利未見而齊楚之禍立至故以爲疑是未可知王政之所以爲王政者也故孟子引湯武之事以告之不可見人君果行王政天下方將傾慕愛戴而恨其征伐之不早又何強大之足畏哉嗟乎後之人君其無以王政爲迂濶而不務其無以敵人之強大爲可畏深味孟氏之言以究湯武之心則其綱領可知矣○問趙氏註脩德無小暴慢無彊晁補之曰脩德無小能脩德則小可天暴慢無彊遇脩德則彊必弱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
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諸曰使
齊人傅之曰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雖曰撻而求其齊也
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曰撻而求其楚亦不

可得矣

與平聲
咻音休

戴不勝宋臣也齊語齊人語也傅教也咻誰也齊齊語也
莊嶽齊街里名也楚楚語也此先設譬以曉之也集解首句虛提

起正體貼他薦居州意思說來說箇欲王之善便見王未
必卽善說箇子欲王之善便見王所諸臣未必欲王之善
下將學語借喻要意全在一字衆字上莊嶽是箇齊語之
區正照衆字說卽所謂長幼卑尊無非善士也數年見善
類多而涵育久久意只在多內若只一薛居州且不能多
矣遑問其久求齊不得便舍下誰與爲善求楚不得便舍
下誰與爲不善

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
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爲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

州也王誰與為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長上

居州亦宋臣言小人眾而君子獨無以成正君之功精義

日君子寡而小人眾未有能立者也而欲有益於其君難矣哉是以人君用賢必察之審而用之眾不然則是使孔顏盜跖相開於前孔顏之不勝盜跖無可疑矣可不慎與○慶源輔氏曰古之大臣欲正其君者豈特取辨於一人而已哉必也兼收並蓄旁求廣取使忠賢之士畢集於朝在君之前後左右無非正人端士然後可以薰陶漸染以變化其氣質成就其德性是豈獨欲趨事赴功而已哉○吳因之曰味一謂字可見居州之善不勝實知之味一使字又可見見居州之進不勝實引之而主所非莊嶽長幼卑尊不必皆齊人與王為不善者常多與王為善者常少此一齊之傳所以難勝眾楚之咻也引而置之責在不勝而已○莊忠甫曰欲輔王於善者必先使王無為不善欲使王無為不善者必使王無與為不善故將明揚側陋者先宜肅清君側若用姑息調停而使忠佞同朝賢奸共柄其

究也小人日親君子日疎疎不勝親則善不勝惡而君卒為蠱惑而已此一傳眾咻之說也即不勝之身且未知所以自立如薛居州何哉又如宋王何哉○甯軒張氏曰人君莫重於所與處蓋上智賢明之君小人自不可得而邇其所與處者固無非天下之賢也若天資降於此不幸而小人在旁薰染積習而與之胥變者多矣是以善論治者必本於人君之身而善救正其君者必欲多引善類與之共處蓋望其薰陶漸染有以變革之也雖然君子難親而小人易狎不幸眾君子之間而置一小人則或足以敗類使一君子而遇眾小人則且將不能以自立况敢望有益於王身乎愚讀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之語未嘗不太息也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為臣不見

不為臣謂未仕於其國者也此不見諸侯之義也語類問

言孟子不見諸侯何故千里來見梁惠王曰以史記考之此是梁惠王招之而至其曰千里而來者亦是勞慰之辭

爾孟子出處必不錯了。如平日在諸侯國內雖不為臣亦
有時去見他若諸侯來召則便不去蓋孟子以賓師自處
諸侯有謀則就之如孟子一日將見王王不合使人來道
我本就不見緣有疾不可以風不知可以來見否孟子才聞
此語便不肯去時坐間有楊方縣丞者云弟子稱其師不
見諸侯必是其師尋常如此其見梁惠王亦須有說但今
人不肯便信他說話只管信後人言語所以疑得孟子如
此○孟子之時時君重士為士者不得不自重故必待明
君致敬盡禮而後見自是當時做得箇規模如此定了如
史記中列國之君擁篲先迎之類却非是當世輕士而孟
子有意於矯之以自高也按此條似轉將
孟子自重之義說鬆了當是未定之論

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可以

見矣辟去聲內與納同

段干木魏文侯時人

宮氏春秋段干木晉之駟儈也學於下子夏子夏居西河之上魏文侯師

乏因是知段干木之賢過其間則式之其僕曰君何為式
曰此非段干木之間乎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得不式○
文侯往見干木干木避之文侯立倦而不敢息反見翟璜
踞於堂而與之語翟璜不悅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
祿則上卿欲責吾禮無乃難乎泄柳魯繆公時人說苑
公聞子柳賢往見之子柳閉門不納或曰子以匹夫而在
國君之駕何若是哉子柳曰吾聞君子道行則樂其志不
行則樂其身天下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則雖
徒步以朝固猶為之不然徒徼國君之榮也文侯繆
公欲見此二人而二人不肯見之蓋未為臣也已甚過甚

也迫謂求見之切也

條辨註蓋未為臣也句最當着眼為

辭不為臣則有抱道之高雖自守其身而不為過已甚亦
只是在不見中守之太嚴非不義之行也○迫斯可以見
然不迫則不可以見意亦在言外○說統二子不可說壞
他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孟子生二子後目擊君貴士

賤之成風又自負學問之大覺有不必如論垣閉門之甚者故仰體當日情事而云然在二子要不得目之謂非義○語類至云看得孟子於辭受取舍進退去就莫非天理時中之妙無一毫人欲之私無一毫過不及之病如謂干木踰垣泄柳閉門是皆已甚充仲子之操則蚘而後可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辭曰聞戒餽贐可受則受之皆無一毫過不及無一毫私意曰道理固是恁地而今有此事到面前這道理又却那裏安頓

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

往拜其門陽貨矚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矚其

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欲見之見音現惡去聲矚音勦

此又引孔子之事以明可見之節也按可見之節節字從上迫斯可以見生來

所謂聖人禮義之中正也欲見孔子欲召孔子來見已也惡無禮畏入

以已為無禮也受於其家對使人拜受於家也其門大夫之門也矚窺也陽貨於魯為大夫孔子為士故以此物及其不在而饋之欲其來拜而見之也先謂先來加禮也精義

楊氏曰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皆已甚也孔子不為已甚者故陽貨先不得不見然陽貨矚孔子之亡而饋蒸豚孔子亦矚其亡而往拜之夫是之謂稱揚子謂拙身以信道非也慶源輔氏曰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雖小人秉彜不可矜貨既先來加禮於已則已惡得而不答之然貨之意則非誠矣故但往答其禮而不欲見其人新陳氏曰往答其禮禮也不欲見其人義也存哉○新安陳氏曰往答其禮禮也不欲見其人義也○存疑孔子矚亡往拜實未嘗見曰陽貨先豈得不見者雖然不見其名則欲見之也此處不重矚亡意只重在往見上○述朱孔子不為已甚此處固只重答拜不重矚亡然本義只歸到不為臣不見上惟迫斯可見不迫仍不見也陽

貨先豈得見不見先仍不見也若從不見說到見語意便鬆實從見看出不見見語意才緊才與本旨合接入末節亦矣融貫

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

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脅虛業反

赧奴簡反

脅肩竦體諂笑強笑皆小人側媚之態也病勞也夏畦夏

月治畦之人也言為此者其勞過於夏畦之人也脅肩諂笑欲得

權豪之心費多少精神未同而言與人未合而彊與之言

也赧赧慙而面赤之貌由子路名言非已所知甚惡之之

辭也

未同而言不能無愧於神明獨覺處自赧赧然見於辭色赧赧正是良心難昧然即此明知可恥而明自

蹈之有不可曉解者故曰非由所知此二項總是便辟側媚強以求合之徒當時叩謁王侯者太抵皆是此狀

南軒張氏曰若不當往見而往見是苟賤以求合與脅肩諂笑未同而言者何以異孟子言由此二

言觀之則二子之所養可知必不肯不俟其禮之至而輒

往見之也

慶源輔氏曰曾子重厚篤實故視小人側媚之態如病于夏畦之人而深憐之子路剛勇果決

故以未同而言赧赧其色者為非已所知而深惡之二子所守如此雖各因其資質然亦是學力所就也言心聲

也觀二子之言而知其所憐所惡者如此則二子所養決不肯枉道以徇入者可知矣吳因之曰由是二字最有

意味當初枉尺直尋之人只為看得區區各義不甚緊要即如色笑假人未同而言都是應世小節何害通融乃二

賢或比之夏畦或病其赧赧則是吾身有必不可毀之廉隅世路有必不可由之徑竇故曰君子所養可知已矣

按所養言其平日涵養如立心光明持身正大謹守孔門家法視世間枉已求合之徒自不覺其惡之深痛之切也然本節語意却不重二子只重一子所譏之人之可恥觀總註自明 ○此章言聖人禮義之

中正過之者傷於迫切而不洪不及者淪於汙賤而可恥

輔氏曰與其污賤之可恥寧失於迫切而不洪干木泄柳猶為狷者也○按總註是撮大意說通章上下文勢相承總以印合古者不為臣不見答公孫丑何義之問結尾要於所養正以深鄙汙賤之徒作通章歸宿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

然後已何如去上聲

盈之亦宋大夫也什一井田之法也關市之征商賈之稅

也已止也條辨分明只是箇未能耳却以今茲二字作遮飾究竟未能二字下得實落今茲二字下得寬

鬆不善着解者以未能二字為今茲推諉則已將未能貼在今茲上似今茲後猶有可也善着解者以今茲二字為未能遮飾則另將今茲安在未能上惟未能故不覺同護今茲也同護今茲實是未能遂有無日不今茲者矣○精言什一去關市之征此必盈之所嘗聞於孟子者故以今茲未能來遮飾不然盈之并無此一番周旋矣○請輕之是未能轉灣以待來年是今茲退步總是老大不以孟子之言為然○待字正與後文速字對照

孟子曰今有人曰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

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攘如羊反

攘物自來而取之也損減也存疑孟子但欲辨駁人必先設事為喻然後及正意○按

此以攘雞設喻直是隱隱詆他為盜為竊所謂嬉笑之怒甚於裂眚

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之生機絕矣故孔子栖栖皇皇孟子不得已而與世辯
 輯語治亂是說主持幹旋事不是氣化上事雖主持幹旋
 也是氣化然聖賢不得已心正便是天地不得已心
 原不是兩件若泛說氣化則一治一亂自是常理不幾聖
 賢多事乎故治亂雖平列聖賢心事只用處○或問小註一治
 在一亂與一陰一陽文法一例彼在迭運上看兩一字此在
 反覆相尋上看兩一字惟一治一亂反覆相尋是以撥亂
 反治必須有不得已之人在○條辨天下之生二句喫緊
 尤在一生字聖賢撥亂反治也只是欲天下之生○新安
 陳氏曰一治一亂乃此章
 綱領下文節節照應之

當堯之時水逆行汜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

巢上者為營窟書曰浚水警余浚水者洪水也澤音降又胡貢胡工反

水逆行下流壅塞故水倒流而旁濫也倒流自下而上旁濫則左右四出也

○精言水無不下其道然也逆行則下流壅塞無所歸耳
 此是水不治太頭腦下文掘地注海去其壅塞使之就下
 而不至於逆行也汜濫因倒流而旁濫總在地上行而不
 由地中朱子謂禹治水先從低處下手若下面之水漸殺
 則上面之水漸淺方可下手故掘地注海而後水由地中
 行閭百詩云掘地注海所謂下面之水漸殺在所先水由
 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則所謂上面之水漸淺在所後數
 語最明蓋江淮河漢皆海上流先從近海處導其委以
 泄水使有所歸然後江淮河漢次第就治由地中行矣下
 故水逆行是下流不治汜濫於中國是上流亦不治也下
 下地上高地也營窟穴處也民無所定不得平土而居也須看所字定是安穩不移為
 巢為窟則播遷無常也上下以地勢言隨處皆有不必水
 上流為上水下流為下也無所定固因水使然亦避龍蛇
 之害故下節遂書虞書大禹謨也天禹謨帝曰來禹浚水
 兼帶龍蛇說警余成允成功惟汝賢
 此舜美禹之辭洪水之災雖自堯時始既舉舜後舜即引
 為己責也按節首提當堯之時則此語即屬之堯亦可但
 敦復堂

須稍一斡旋或只領取
 大意証明洪水自得
 之害天生者也聖人以為警余全是畏天憫人心事所以
 以挽回脩救之功萬不得已孔孟之懼正同此心源
 一亂也慶源輔氏曰此一亂純由乎氣化也○四書通自
 澤水自係乎氣化而曰警余未嘗不反而求諸人事所以
 此一亂即轉而為一治也○輯說堯時一亂與後世人事
 感名之亂不同○山川崩涸日月薄蝕以數求之皆有定
 法常度然帝王說不得定法常度以轉移氣數天人感應
 之由責在帝王無可推也

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
 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
 而居之菹側魚反

掘地掘去壅塞也凡水本皆以海為歸自洪水逆行積為
 得而理故禹惟先治下流開掘水道菹澤生草者也曰澤
 因地制宜導之入海而水乃得所注菹澤生草者也生草
 以見非舟楫往來之所也先是水逆行汜濫是處皆成澤
 國蛇龍逼處亦不辨何地為菹到得水既注海蛇龍乃惟
 菹可以藏身日驅日放雖此間自有施為地中兩涯之間
 要亦以水退而蛇龍自舍此無所容耳
 也集解水由地中二句是舉成功言重由地中不重行字
 根上掘字注字來惟下流去其壅塞自上面不得汜濫
 禹掘地是治下流之水先從近海處導其委以泄水使有
 所歸江淮河漢皆海上流至此則上流之水次第盡治矣
 蓋治水之次第先必自下而上後則自上而下不自下而
 上則淤塞不除九州之水混合為一無處下手若下流已
 泄江淮河漢各露涯渙復為之疏濬開導然後一水之原
 委皆清方能安其常而若其性故又當自上而下考禹貢
 一書先統叙禹治九州之大畧除首冀州王都而外則先
 兗青徐揚而後及於荊豫而後及於梁雍所謂自下而上

也後分叙江淮河漢一水之始終則必先其原之所發次及於流之所經而後及於委之所會所謂自上而下也河是北條之水江淮漢是南條之水上句是槩說水無不治四水乃至大難治者故特舉之以著安瀾之慶是也二字分明有按圖指掌暗險阻謂水之汜濫也遠去也消除也險阻二句足上文意以起下人得平土而居險阻既遠承掘地注海見中國絕無汜濫之區矣鳥獸害消承上驅蛇龍放菹見不獨蛇龍凡鳥獸皆不得逞其害矣人得平土而居與上節民無所定三句相應玩然後字見當日費許多精力方能至此不得已神情從可想見○季安溪曰掘地而行而為江淮河漢所謂濬也○李安溪曰掘地中行者為江淮河漢所謂濬也○驅蛇龍先除為水害者也由是交於中國之鳥獸皆與險阻俱消伯益所以繼禹而若予上下草木鳥獸也治水則先下而後上去害則先重而後輕按去害意亦須併入治水內故後文只言禹抑洪水此一治也慶源輔氏曰此一治氣化人事自是本節主腦相參者也○新安陳氏曰洪水

乃治世之一亂禹反其亂而治之此禹之不得已於有為者也

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為汙池民無所

安息棄田以為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

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壞音怪行去聲下同沛蒲內反

暴君謂夏太康孔甲履癸商武乙之類也宮室民居也沛

草木之所生也澤水所鍾也自堯舜沒至此治亂非一及

紂而又一大亂也集解此節層遞說下歸重末二句為下節周公相武王張本首二句是過脉暴

君代作五句一截壞宮室等總叙代作中事已包夏商言之邪說暴行下五句為一截一氣注下即屬紂時說矣暴行通上下君臣言必有邪說糊塗了義理然後暴行始興故先言邪說又作對上代作內包中間治時說園囿汙池

即上截所云而一多字。又加禽獸至是比前更甚了。兩又字相應。惟其又作所以又亂也。慶源輔氏曰：此一亂氣化人事相符者也。自堯舜沒其間。夏太康至商武乙等暴君不一。難以類數。至紂而大敗極亂。無以復加矣。故直推至紂時言之。想夏桀之時亦未必有飛廉等惡人與夫虎豹犀象之害也。輯語問除湯放桀一案而竟及武周何也。輔氏謂夏桀時未必有飛廉等云云。此說亦太泥。孟子約舉古今治亂之槩。不是定治亂之數止於此也。只將來變局各提其大者而言。堯舜時天地之變舉禹三代時放伐之變舉周公春秋時道統之變舉孔子則言紂而桀在其中。言武周而湯尹在其中。不可因文有詳畧而別生躋武周抑湯尹之論。亦不可謂商周固一樣。為欲夸張武周故且置湯尹也。○精言節首於堯舜既沒下。特提聖人之道衰後。又云世衰道微。又云孔子之道不著。又云閑先聖之道。屢提道字。可見自古聖賢擔當世教。維持宇宙止此一道。上有善治則道行。下有善學則道明。自堯舜以至孔孟無二道也。本節聖人之道四字。是其提綱挈領處。

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

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相去聲奄平聲

奄東方之國助紂為虐者也纂疏奄在淮夷之北○存疑三年討其君是承伐奄說

飛廉紂幸臣也飛廉善走以材力事紂武王伐紂并殺之○輯語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

北不受詩人忠厚之至而其嫉惡也必如是而後快飛廉所以必驅之海隅而後戮之也五十國皆紂

黨虐民者也翼註誅紂是一頭奄是紂之助飛廉是紂之幸五十國是紂之黨三平看誅紂至滅國五

十是除人害驅虎豹句以紂所養言是除物害天下大

悅總承悅其無人物之害也○集解節首提出周公相武王便是以周公作主分兩段看大悅以上叙其驅除之功

書曰以下明其制作之功愚按兩截自是相承下截乃足

上截書周書君牙之篇君牙臣名穆王命為司徒此為誥之意

不大也顯明也謨謀也承繼也烈光也佑助也啓開也缺

壞也淺說周公相武王不特為民除害以得天下之悅而已想其民害掃除天下

之大治也書曰丕顯哉文王創業之謨丕承哉武王治

之烈文顯於前武承於後所以佑啓我後人者無一事不

出於正大亦無一事不致其周密也然則周公輔相之功

大矣當時太平之盛何如哉慶源輔氏曰正可為也無

缺為難無缺謂禮樂刑政四達不悖凡所以正德利用厚

生之具無一之不備防偽禁邪正憲之法無一之或隳然

後可以為無缺至戰國時則道墜於地而無復有存者矣

○集解本節並無文王事而引書言文謨之顯在書肯自

是文武並重引來却重武王而實專重周公蓋武王有承

文之烈而周公則相武王以成其烈其必并言佑啓我後

人咸以正無缺者蓋定亂之功武王時事而制禮作樂法

度無不畢舉則皆周公成武以成文者也觀後文兼東狄

驅猛獸而百姓寧固只重除人物之害然百姓所以永寧

而得成其為一治之功者實係乎此故必并引此以終周

公相武此一治也慶源輔氏曰此一治又氣化人事相參

玉之事此一治也慶源輔氏曰此一治又氣化人事相參

武王反其亂而治之此周

公之不得已於有為者也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

之有作之有讀為又古字通用

此周室東遷之後又一亂也慶源輔氏曰此一亂又氣化

曰世亂然但禽獸繁殖有以戕民之生而猶未至賊人之

性至此以後則遂至傷懷人倫將使人盡為禽獸之歸其

禍又慘矣世教衰而不振王道微而不明權謀詭詐反常

逆理之說興僭竊奸宄悖倫亂經之行作辨君父即暴行

室東遷以後者。蓋周末東遷。賞罰號令。猶及於天下。邪說暴行。未至猖獗。弑父弑君。猶有所憚。而不敢為。惟東遷以後。遂不可問。而春秋之作。所以託始於平王也。○精言弑父弑君。逆理反常。於是為至。兩有之。何等深痛。孔子安得

懼不

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

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胡氏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惇典庸禮。命德討罪。其大

要皆天子之事也。新安倪氏曰。書臯陶謨篇云。天叙有典。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書言天子治天下之事。孔子作春秋。其大旨正以明此。治天下之事。而為後世法也。

○紹聞編。胡氏解。天子之事。以惇典庸禮。命德討罪。為言

者。典即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常道也。春秋中是是非非。欲以明此而已。禮即國家之典禮。如祭祀征伐朝覲會同。等事是也。春秋中有關於典禮之得失者。則書之。命德討罪。是善惡功罪之所在。當黜陟當賞罰。一奉乎天命。天討而不敢私。此四者是天子之事。自古聖人以此治天下。立人極。到春秋時。都壞了。孔子作春秋。以寓此法。其大義。則孟子以一言盡之。曰。使亂臣賊子懼而已。○存疑。春秋如何見得是天子之事。如天王下勞。晉侯則削。而不書。晉侯以臣召君。則書。天王狩于河陽。皆所以存君臣之分。也可見其惇典也。名。宰。咄。歸。則以譏亂法。書履緌。逆女。以志變常。所以定眾安之分。嚴。大昏之禮。可見其庸禮也。召陵之師。書。次。書。來。盟。以序其績。城。邢。之。役。再。叙。三。國。之。師。以美其善。此是其命德也。討罪意。尤明白。凡春秋所取者。皆是。○集解。奉行天道。謂之天子。天子二字。原從作之。君師說來。指有此位之道而言。非凡有其位者之天子也。凡有位於天子之事。不能有其事者多矣。權未嘗不在無其道也。春秋天子之事。為其道在焉。未嘗侵其權也。○孫辨。胡氏謂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寓字甚好。不過春秋自明是非。

孟子集註本義滙纂

卷六

滕文下

三

敦復堂

之公而王法自寓焉耳非代天子行王法也惟王法即寓於是非之中此亂賊所以懼也惟只是非而王法自寓此道存而法即存而非侵權以行法也註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乃就罪我者而言非孔子本如此也愚按節首孔子懼三字是作春秋緣起上一句自貼定孔子說下乃就春秋一書畧作提筆明其為天子之事此固以道言然位字一面正亦不容抹蓋惇庸命討其事自屬之有位而兼有其道之天子當時位不在孔子而道在春秋善善惡惡固是欽崇天道而無所私而帝王經世宰物之事悉該載其中是明以有位之事寓於無位之書故特隆之曰天子之事正見聖人之不得已而為此故隨引知我罪我之言以深著其義講家謂專以道言愚竊謂道自作主宜兼貼位則下文知罪一齊攝起是故二字方可直接若專貼道則於義不全而承接亦難於融洽

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遇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為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

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吳氏

程曰以慮後世而知聖人者君子也故幸其存天理遏人欲以託南面而罪聖人者小人也故戚其不得肆欲存疑是故字要說有着落惟春秋為天子之事所以知之者以是罪之者亦以是知之者以其功也罪之者以其僭也知之者君子也罪之者小人也○紹聞編周子曰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知我罪我皆在於此知我者知聖人此心也罪我者則所謂其義則某竊取之者也聖人自以為竊取則不知而罪之者有矣聖人以人之罪我亦在是宜矣○駁語知我罪我二句聖人只以明其不得已之意耳孟子引此申明上文天子之事東萊呂氏云邪說暴行天下所同見聞而孔子獨懼何也手足瘋痺雖加笞箠頑然而不知痛無疾之人一毫傷其膚固已頓感慘怛中心達於面人皆瘋痺而孔子獨無疾是以懼也春秋成而亂賊懼猶倉佗和緩療以鍼石血氣流注復知痛癢也由此言之則是知孔子者恍然於孔子之所不懼而懼也罪孔子者罪之心即懼之心也盡天下之人無不懼則人

心正而邪慝不作此春秋之成所以為古今一大治也。湯霍林曰知者罪者雖不同而要皆有警於人心重在都

有所警上不敢為亂非一治而何愚謂孔子作春秋以

討亂賊則致治之法垂於萬世是亦一治也慶源輔氏曰此一治又純

乎人事者也雖氣化不應而不使孔子得位以撥亂而反

之正然討亂賊垂治法其功又大於禹周矣。新安陳氏

曰孔子雖不能與治道於當時而能垂治法於後世蓋在

當時倫紀亂矣孔子欲反其亂而治之此孔子之不得已

於有言者也。語類問孔子作春秋空言無補亂臣賊子

何緣便懼且何足為春秋之一治曰非說當時便一治只

是存得箇治法使這道理光明燦爛有能舉而行之為治

不難當時史書掌於史官想人不得見及孔子取而筆削

之而其義大明孔子亦何嘗有意說用某字使人曉不得以

某字使人知懼用某字有甚微言與義使人曉不得足以

褒貶榮辱人不過如吟之史書直書其事善者惡者了然

在目觀之者知所懲勸故亂臣賊子有所畏懼而不犯耳

近世說春秋者太巧皆失聖人之意又立為凡例加某字

其例為如何去某字其例為何盡是胡說問孔子所書

詞嚴義簡若非三傳詳著事迹也曉筆削不得曰想得孔

子作書時事迹皆在門人弟子皆曉得聖人筆削之意三

家懼其久而畏沒也始皆筆之於書流傳既久是以不無

訛謬然孔子已自直書在其中如云夫人姜氏會齊侯于

某公與夫人姜氏會齊侯于某公薨于齊公之喪至自齊

中國得齊桓公與之做頭抵攔過住他使之不得侵齊桓

公死又得晉文公攔過住如橫流氾濫硬做隄防不然中

國為滄浸必矣此等義何難曉問讀春秋之法曰無他法

只是據經所書之事迹準折之以先王之道某是某非某

人是底猶有未是處不是底又有彼善於此處自將道理

折衷便見如看史記秦之所以失如何漢之所以得如何

傳不過只是看他事之本末而以義理折衷去取之耳○
輯語王者政教號令刑賞不行於天下而有弑逆之亂孔子作春秋其所取義皆王者政教號令刑賞之道使萬世皆知亂賊之不可為故為一治若謂孔子毫無筆削褒貶則仍是魯史之春秋與乘輿檣杌何異又何足以見孔子之作而為一治哉朱子曰直書其事而善惡自見所謂直書者即筆削褒貶也非於直書之外另有褒貶之說字字有微辭與義也湛甘泉乃云若筆削之烏在其為魯史之文哉吾則謂若無褒貶筆削烏在其為竊取之義哉孟子引孔子知我罪我之言正為其取義皆天子之事也不然何罪之有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

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

相食橫為皆去聲李皮表反

楊朱但知愛身而不復知有致身之義故無君墨子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眾人故無父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絕是亦禽獸而已語類楊墨只是差了些子其末流遂至於無父無君蓋楊氏見世間人營營於名利埋沒其身而不自知故獨潔其身以自高如荷蕢接輿之徒是也然使入皆如此潔身而自為則天下事誰教理會此便是無君也墨氏見世間人自私自利不能及人故欲兼天下之人而盡愛之然不知或有一患難在君親則當先救在他人則後救之若君親與他人不分先後則是待君親猶他人也便是無父此二者之所以為禽獸

也。按末流二字於本文語氣尚鬆。○問墨氏兼愛何遽至於無父日人也。只孝得一箇父母那有七手八脚愛得許多。能養其父母無缺則已難矣。想得他之所以養父母者粗衣糲食必不能堪。蓋他既欲兼愛則其愛父母也必疎其孝也不周。至非無父而何。墨子尚儉惡樂所以說里號朝歌墨子回車想得是箇淡泊枯槁底人其事父母也可想見。○輯語楊氏為我其初指但知有利即是無君墨氏兼愛其初指二本即是無父正為他本原處無君無父耳不是其道本善而立說有病流弊為害也。按楊氏為我便是無君墨氏兼愛便是無父無君便是禽獸三是字都是就他本分勘定。○集解聖王不作是諸侯放恣處士橫議之由而諸侯放恣處士橫議乃楊墨所以盈天下之緣起也。聖王有作諸侯何敢放恣諸侯不放恣則處士何敢橫議處士橫議皆揣摩諸侯以行其私有橫議而諸侯之放恣益甚。夫然後楊墨得傲然立說而無所顧忌通節以處士橫議句為綱以為我兼愛為案以無父無君為斷日蘇張之徒求富貴利達朝秦暮楚並算不得處士了說

箇處士自是窮而在下當聖道不明之時倡為異說以簧鼓天下而楊墨其尤烈者故於處士橫議隨接楊墨之言盈天下而孟子所距而絕之者亦即專主此輩而言。○說統楊墨之言盈天下此且就楊墨倡議說歸楊歸墨方是天下靡然從之。○是禽獸也。截上斥公明儀之言義見首篇。引公明儀之言是承上禽獸字只借其率獸食人句起子却以楊墨之無父無君為獸以無父無君壞人之心為率獸食人。○語類問率獸食人亦深其弊而極言之非真有此事也日不然即他之道便能如此楊氏自是箇退步愛身不理會事底人墨氏兼愛又弄得沒合殺使天下偃偃然必至於大亂而後已非率獸食人而何如東晉之尚清談此便是楊氏之學楊氏即老莊之道少間百事廢弛遂啓夷狄亂華其禍豈不慘於洪水猛獸之害又如梁武帝事佛至於社稷丘墟亦其驗也。如近世王介甫其學問高妙出入於老佛之間其政事欲與堯舜三代爭衡然所用盡是小人聚天下輕薄無賴小人作一處以至遺禍至

本他初間也何嘗有啓狄亂華率獸食人之意只是本原不正義理不明其終必至於是耳充塞仁義

謂邪說徧滿妨於仁義也說統不息則不著正見得彼此勝負間不容髮處邪說誣民二

句卽是申解上二句意玩是字自明○精言始因孔子之道不明天下所以有楊墨繼因楊墨之道不息天下不知

有孔子彼盛則此衰權衡之勢然也○按仁義本民心所固有而楊墨以其邪說誣之楊氏義非其義不獨誣義并

以誣仁墨氏仁非其仁不獨誣仁并以誣義民但見邪說之充滿於前而固有之仁義盡爲所窒塞而無由自達

孟子引儀之言以明楊墨道行則人皆無父無君以陷於禽獸而大亂將起是亦率獸食人而人又相食也存疑無

是指目前說不是流弊率獸食人而人又相食方是流弊○

集解率獸食人二句亦須作兩層看率獸食人謂楊墨倡率禽獸之教以害人已是眼前實禍卽註所謂人皆無父無君以陷於禽獸也人將相食則以將來究竟言謂自

此人人之心皆壞而相戕相賊無有已時此則註所謂大亂將起也將字是決辭不是疑辭按此較存疑更明劃

此又一亂也慶源輔氏曰此一亂又氣化人事相符者也○西山真氏曰楊朱是一身之外截然不恤

故其迹似乎義墨翟於親疎之間無所不愛故其迹似乎仁殊不知天下之理本一而分則殊故君子親親而仁民

仁民而愛物心無不溥而其施有序心無不溥則非爲我矣其施有序則非兼愛矣楊朱專於爲我則殊乎理之一

墨翟一於兼愛則殊乎分之殊若是而曰仁義乃所以賊夫仁義也○精言率獸食人人將相食仁義充塞之禍一

至於是以所以不得不出來與他抵死辯說一番看三聖及孟子不得已處須先將亂處看得十分痛切才知聖賢救

正苦心才見聖賢擔當作用

吾爲此懼聞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滕文下 敦復堂

為去聲復
扶又反

閑衛也放驅而遠之也作起也

集解吾為此懼四字與此字懼二字相應正見其心

法之一有東遷之亂則孔子懼而作春秋有戰國之亂則孟子懼而闢楊墨皆所謂不得已也此字緊接上率獸食人入將相食正見太亂將起不得不懼通節以閑先聖之道句為主距放尤所以峻其閑衛之防閑如衛守城邑不使賊來侵害此內脩之功距放則聲罪致討使片甲不留乃外攘之事楊墨指其人淫辭指其言淫辭即邪說以其說之浩瀚放蕩故曰淫放即所以為距也邪說者不得作緊頂上句言必放之使不得作而後已此句乃孟子毅然自任之辭中流一柱砥障鯨波是何功力確然下不得作三字分明楊墨之徒亦因以不敢猖狂其說如折告子而性惡之說窮闢許行而並耕之說絀所謂辭而闕之耶如也○以上孟子自言其懼而以距楊墨為已任下乃推言楊墨之害及政事以事所行政大體也事者政之目政者見距放之不容緩

以必使邪說不得作者蓋此邪說若不為之距與放使人作於其心而心為所蔽以陷於一偏則必害於其事既害於其事則必害於其政故必力辯其非以嚴絕其害雖使聖人復起亦必以斯言為然而不以距放之言為無益之辯外人安得以好辯目之○語類不動心章先政而後事是自太綱而至節自此處先事而後政是自微而至著愚按害則俱害先後亦互文見意耳然自微至著自於此較貼切孟子雖不得志於時然楊

墨之害自是滅息而君臣父子之道賴以不墜是亦一治

也此乃孟子所以不得已而有言也○慶源輔氏曰此一治又純乎人事也雖氣化不應孟子亦不得志於時然因其言而異端滅息吾道至今得以不墜此孟氏之功所以不在禹下而亞於孔子也○集解禹周之一治其功顯孔孟之一治其功微集註於禹周下曰此一治於孔孟程則曰是亦一治而亦字正對禹周言見無容伸彼抑此子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

申不害韓非俱本黃佛氏之害

甚於楊墨蓋楊氏為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語類問

愛疑於仁此易見楊氏為我何以疑於義曰楊朱看來不似義他全是老子之學只是箇道遙物外僅足其身不屑世務之人只是他自愛其身界限齊整不相侵越微似義耳然終不似也申韓則淺陋易見故

孟子止闢楊墨為其惑世之甚也語類當時如縱橫刑名之徒孟子却不管他蓋

他只壞得箇麤底若楊墨則害了人心須着與之辯時舉謂當時人心不正趨向不一非孟子力起而闢之則聖人之道無自而明是時真箇少孟子不得曰孟子於當時只在私下恁地說所謂楊墨之徒也未怕他到後世却因其言而知聖人之道為是知異端之學為非乃是孟子有功於後世耳佛氏之言近理又非楊

墨之比所以為害尤甚石山金氏曰佛氏寂滅類楊而禪定立脫之說過之慈悲普施類墨而平等無生之說過之蓋兼無父無君之教而資率獸食

人之禍者所以其害為尤甚○二程子闢佛老之說凡五

十餘條而其要則曰佛有髮而僧復毀形佛有妻子舍之而僧絕其類其二則曰釋氏謂既明此理而又執持是理故為障此錯看了理字也天下只有箇理既明此理夫復何障若以理為障則是已與理為二又曰釋氏有出家出世之說家本不可出只為他不父其父不母其母自逃去固可也至於世則怎生出得既道出世除是不戴皇天不履后土始得然又渴飲而饑食戴天而履地又問華嚴第一真空絕相觀第二事理無碍觀第三事事無碍觀譬如鏡燈之類包含萬象無有窮盡此理如何曰只是釋氏要周遮一言以蔽之曰萬理歸於一理也凡此足以見似是而非與夫大亂真者矣因并附焉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

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抑止也兼并之也總結上文也或問小註此一節總諫禹周孔子以繼不得已也撥

教復堂

世之亂而治之如此蓋皆有以見其責之在已不可得而
 辭焉者須要得提唱意○西山真氏曰三聖事雖不同而
 其救天下之患立生民之極則一也使聖人不竭力維挽
 則天下之亂不寢而天下之生幾絕豈得已哉○愚按高
 唱昔者括敘三聖人胚胎不得已講家或云為我亦欲引
 線或云為承三聖立職要之太指如是二說無所異同○
 象引按諒紂伐奄節不曾說有夷狄然奄在淮夷之北滅
 國五十中亦豈無夷狄說兼夷狄則中國之害及百姓者
 可知○紹聞編唐太史云人知其為是非而陷於弑
 逆者昔人所謂以意為之也雖其以意為之辨醒其隱然而
 道而行之心固隱然而動於邪之意是以亂臣賊子懼焉而
 之心而消其勃然敢動於邪之意是以亂臣賊子懼焉而
 能自還也其使之懼者不逆之於勃然而動者之不可忍
 而痛之於隱然而動者之不容息是以能使之懼也非書
 其絀以懼之謂也其懼者但覺其隱然而動者之忽露
 而不覺其勃然而動者之潛消是以懼也非懼其書我而
 不敢為之謂也此論最見得孔子作春秋
 有功處不然亦已往之空言何以為一治

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
 膺也

說見上篇承當也象引此段直是夢起下段以楊墨正是

連上意○說統引詩不重周公上只申言楊墨之當膺而已之辯不容已耳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

哉予不得已也行好皆去聲

詖淫解見前篇辭者說之詳也承繼也三聖禹周公孔子
 也蓋邪說橫流壞人心術甚於洪水猛獸之災慘於夷狄
 篡弑之禍故孟子深懼而力救之精義伊川曰邪說則終不能勝正道人有秉彜

然亦惡亂人之心。○語類孟子言我欲正人心蓋人心正然後可以有所為。今人心都不正了如何可以理會。○四書通洪水猛獸之災由氣化夷狄篡弒之禍由人事。邪說為人心之害則有甚於此者矣。人之本心未嘗不正為邪說所害易淪胥於不正。故孟子之辯拳拳欲正人心其仕也亦必先於正君心。○新安陳氏曰洪水猛獸夷狄篡弒皆災禍之害於勢者惟在於一時若邪說乃災禍之壞人心者日流於無窮而為害尤甚慘此孟子所以深惡而力救之也。

再言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所以深致意焉然非知

道之君子孰能真知其所所以不得已之故哉。或問孟子之欲息邪說距

人心而為息邪說之本也。排為我斥兼愛必使天下曉然知邪說之不可由也。此其所以息邪說而為正人心之用也。蓋其體用不偏首尾相應如此然後足以撥亂世而反之正。此其所以雖得其本而不免於多言也。然豈其心之所好哉。亦畏天命悲人窮故不得已而然耳。昔湯伐桀而誓其眾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武王伐紂而誓其眾曰予弗順天厥罪惟鈞夫豈好戰也哉。孟子之心亦若此而已矣。豈得以好辯之小嫌而遂輟不言哉。○語類孟子之辯只緣是放過不得。今人見佛老家之說者或以為其說似勝吾儒之說。或又以為彼雖說得不是不用管他。此皆是看他不破。故不能與之辯。若真箇見得是害人心亂吾道豈容不與之辯。所謂孟子好辯者非好辯也。自是住不得也。○或問小註人心之必須正。楊墨之必當距。此是生民天理上事。○慶源輔氏曰重言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此又深致其意者。欲人之察其心而知邪說之真可畏也。○愚按邪說淫辭上文已見正人心則對上作於其心。說行則本上害於其事。害於其政。固是歷歷相承。本文却與錯綜。故舉自合提起。正人心與邪說有彼盛此衰之

勢即上文所謂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而彼行淫辭則又皆邪說所致蓋說既邪僻則行必偏諛辭愈淫蕩故息邪說正所以正人心而距彼行放淫辭又即所以息邪說以正人心者此中體用不偏首尾相應已悉或問中但下三項須更與別清主從耳或有劃作兩截謂人心不正則邪說益張誠行日熾則淫辭益甚非不對待分明然終不若專主正人心併歸一線覺得我亦欲三字至以承三聖者為能一氣貫注耳○此節精神結聚在承三聖句說箇以承三聖是何等擔當此辯如何已得覆繳未二句一腔熱血一片苦心和盤托出矣○蘓氏曰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予距楊墨蓋以是配禹也禹之功與天地並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已夸乎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楊墨之道廢天下以是為固然而不知其功孟子既沒有申商韓非之學違道而趨利殘民以厚生其說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上之人僥倖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世無孔子孟子以救其惑故其學遂行秦以是失天下陵夷至於勝廣劉項之禍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復有一

孟子則申韓為空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楊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減於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

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言苟有能為此距楊墨之說者則其所趨正矣雖未必知

道是亦聖人之徒也或問小註孟子意謂自今以後不待

可以繼聖人之事但能為說以距則是亦聖人之徒矣此可見自任之重而望人之切也○文集出邪則入正出正則入邪兩者之間蓋不容髮也雖未知道而能言距楊墨者已是心術向正之人所以聖人之徒許之與春秋討賊之意同○西山真氏曰所以勉天下學者皆以關異端扶正道為心庶幾生人之類不淪胥於禽獸也孟子

既答公都子之問而意有未盡故復言此蓋邪說害正人

人得而攻之不必聖賢如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必士師也聖人救世立法之意其切如此若以此意推之則不能攻討而又倡為不必攻討之說者其為邪詖之徒亂賊之黨可知矣此對照當時議孟子好辯者發或問其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何也曰吾亦既言之矣然反其言而推之則知不距者禽獸之徒也聖賢立法之嚴至於如此可不畏哉可不畏哉○語類孟子苦死要與楊墨辯是如何與他有甚冤惡所以關之如不共戴天之仇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才說道要距楊墨便是聖人之徒如人逐賊有人見了自不與捉這便喚做是賊之黨賊是人情之所當惡若說道賊當捉當誅這便是主人一邊人若說道賊也可捉也可恕這只喚做賊邊人○蕉漪園曰人人與之為敵他便無所容於世而其害自息此孟子真懇屬意處○

尹氏曰學者於是非之原毫釐有差則害流於生民禍及於後世精義伊川曰儒者潛心正道不容有差其始甚微其終則不可救故孟子辯邪說

如是之嚴而自以為承二聖之功也當是時方且以好辯目之是以常人之心而度聖賢之心也新安陳氏曰聖賢反世之亂而治之

達而在上則見於有為而治功見於當時窮而在下則不免於有言而治法垂於萬世孔子曰予欲無言終不能無言也作春秋以為後世法猶未至於辯者孔子之時異端未熾而孔子之聖言教易孚故也至孟子則時益降異端益熾而孟子之亞聖又不及孔子公孫丑萬章之徒聞言猶未達况於外人則其關揚墨烏得而不言言烏得而不辯蓋有大不能已焉者既以不得已於辯者自致其力又以能言距楊墨望凡為吾徒者之同致其力焉非朱子深知孟子之心孰能發其精微之蘊如此哉此章於古今世道聖賢事業關涉甚大宜精察深思之○東陽許氏曰集

註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復相尋。竊謂氣化盛。人事得。則天下治。氣化衰。人事失。則天下亂。是固然矣。然孟子此章。答好辯之問。而孟子之辯。專為闢楊墨而發。則易亂為治。全賴人事。以補天道之不足。反氣化之衰。而至於盛也。觀堯舜之治水。則以人事而回氣化。周公相武。誅紂伐奄。孔子作春秋。則以人事而救衰失。所以孟子亦於衰失之時。闢楊墨。以回氣化。正人事也。此正聖賢作用。參天地贊化育之功。讀此章。當如此會集註之意。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

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蠶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

然後耳有聞，目有見。

於音烏。下於陵同。蠶音曹。咽音宴。

匡章陳仲子皆齊人，廉有分辨，不苟取也。

只此六字便是與仲子反照下

斷語於陵地名。蠶蠶蟲也。匍匐言無力不能行也。咽吞也。

或問小註廉乃人之美節。仲子居食之清苦如此。故章子取其廉，豈不誠三字有信其必然意。○逯朱首句是總冒。下分兩項，居於陵言所居之廉，三日不食以下言所食之廉。後孟子亦分辯到底。○蒙引匡章以仲子世祿之家而能如此，故難之而贊其廉。孟子則以仲子本世祿之家，無用為此苦節，故斥其悖謬，而不成其廉也。夫廉只是有分辨不苟取耳，而豈用無故辟兄離母，至三日不食以求延喘息於井上之殘李哉。

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

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

擘薄厄反惡。平聲。蚓音引。

巨擘，大指也。言齊人中有仲子，如眾小指中有大指也。

慶源

輔氏曰：齊俗奢侈，放縱當戰國時，士之傷廉者必多有之。此匡章所以推仲子之廉，而孟子亦以為齊人之巨擘也。充推而滿之也。操所守也。蚓，丘蚓也。言仲子未得為廉也。

必若滿其所守之志則惟丘蚓之無求於世然後可以為

廉耳。按仲子惡能廉句是就正理上斷盡仲子一生充仲子之操二句則就匡章之所以廉仲子者而見其操

之不可充則蚓而後可正甚言其不可也○甯軒張氏曰要充其操除是蚓而後可縱然如得蚓來亦於世何補而况乎其必不可也此孟子嗤之之意

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

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

樹與是未可知也。夫音扶與平聲

槁壤乾土也黃泉濁水也。蚓之所食所飲在是則所居亦在是此二句正見入之萬不可

以如抑發語辭也言蚓無求於人而自足而仲子未免居

處

室食粟。此句正貼本文槁壤黃泉二句內說若所從來或有非義則是未能

如蚓之廉也。蒙引以仲子之廉何至疑其所居或盜跖之

之不能義於其兄之室兄之食也但含意不露後二節方盡發此意○條辨即窮仲子之操問及室粟足矣忽然窮

及築是室樹是粟之人豈不為苛殊不知孟子先有以母則不食以兄室則弗居一段議論在胸中故必窮及築樹

何也不問築樹則妻食何為廉於母於嫂何為廉於兄也是未可知亦不限定是盜跖之所築樹然萬一出此仲子

何以解免○愚按暗對母兄自是孟子意中語在本文只是且就他居食詰之有居食則必有築樹有築樹則必有

義有不義以見不能如蚓脫然無求耳至匡章代為解脫方與他直揭要害提唱分明○翼註細玩孟子此章俱是

反詞與許子之不憚煩同一機括本欲明相兼之不可反責以交易之為煩本欲明母兄食室之當安反責以槁壤

黃泉之為潔此文字最巧最深處

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纊以易之也

辟音壁 纊音盧

辟績也纊練麻也

條辨言織屨辟纊之所易見其前下無不廉不必問及所築所樹意○我織屨

辟纊章所噴噴殊不知仲子齊之世家正無須此故孟子復歷歷正告之

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

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

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已頻顛曰惡用是醜醜者

為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醜醜

之肉也出而哇之

蓋音閭辟音避顛與擗同顛與蹙同子六反惡平聲醜魚一反哇音蛙

世家世卿之家兄名戴食采於蓋其入萬鍾也

蒙引孟子此故語非

為仲子叙世家也所以明其兄之祿為可食兄之室為可居而非不義也○條辨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以字為字是仲子胸中所見如此然以此為不義却以何者為義便見他操之難充意而不食而不居這不字便自見得斷然不可居食然則又將何者而可居食乎此節只重此四句下但引其事証之○辟兄離母四字在本章却不重不過就其操之不能充以窮之未論到亡親戚君臣上下大本有虧不得以小節為廉意然孟子於序事中着此一句正不曾放鬆了他此論歸自於陵歸也此自是天性已仲子也醜醜鵝聲也頻顛而言以其兄

受饋為不義也哇吐之也

叙及出哇為以母則不食起案○本節只是句句叙下乃從此

下斷○或問司馬公曰仲子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蓋謂其不以其道事君而得之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蓋謂其不以其道取於人而成之也君子之責人當探其情仲子之辟兄離母豈所願也若仲子者誠非中行亦狷者有

所不為也。孟子過之何甚。與其說奈何。曰：仲子齊之世家，則其祿與室非其兄不義而得之矣。設其果以不義得之，而非有恃逆作亂之太故，則夫母子兄弟之間豈可以是非而遂滅天性之恩哉。飾小行以妨大倫，是乃欺世亂俗之尤先。王之所必誅而不以聽者也。所謂狷者，則亦言行之間小過乎中而已。夫豈出於倫理之外。若是其甚哉。○文集溫公云：仲子嘗諫其兄，而兄不用。然且食而居之，是口非之而身享之也。故避之。又曰：仲子狷者，有所不為者也。愚謂口非之而身享之，一時之小嫌，狷者之不為一身之小節。至於父子兄弟，乃人之大倫。天地之大義，一日去之，則禽獸夷狄矣。雖復謹小嫌守小節，亦將安所施哉。此孟子絕仲子之本意。隱之云：仲子之兄非不友，孰使之避。仲子之母非不慈，孰使之離。愚謂正使不慈不友，孰使之避。去之理，觀舜之為法於天下者，則知之矣。○愚按：以上二條皆因司馬溫公之說而論之。義極精，辭極正。但孟子本意自在仲子不義章方明說出此處。雖連撥兄母然止，因匡章廉仲子而援是以起下不能充之意。看書須各認地頭，不宜夾混也。

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言仲子以母之食，兄之室為不義而不食，不居。其操守如此。

此先將不食母食不居兄室坐實其操。至於妻所易之粟於陵所居之室，既

未必伯夷之所為，則亦不義之類耳。次就妻粟於陵點明其類，類即操中之類也。

也。今仲子於此則不食，不居於彼則食之，居之。

其類之不能充，豈為能充滿其操守之類者乎。充其類言由母食

無可食，由兄室之類充之，而至於無可居，不能充言不能

由不食不居而充之於所食所居也。○稱語仲子非不欲

充其類也不能耳。若充之必將不食不居，故曰蚓而後可。○愚按：前言蚓而後可，蓋以理懸斷之而知其有所不可。

此言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則以事實必其無求自足如

丘蚓然乃為能滿其志而得為廉耳然豈人之所可為哉

集解若仲子者二句與前充仲子之操二句應操曰其操見不過成其為仲子之操人之操可充而仲子之操不可充以操不成操也蚓而後充非以蚓責仲子也仲即為蚓豈尚得為人乎孟子正就他不能充其操窮之見非人之所可為以明仲子之不得為廉耳慶源輔氏曰仲子之所守不必驗之他人只自其身而推之則已有不能自滿其志者故孟子直以蚓而後充其操斥之則仲子之行是豈人之所能為哉聖賢之道充之則至於與天地同功仲子之道充之則至於與丘蚓同操是豈人理也哉或問小註末一節不重仲子廢兄母之倫只重在不能充其操上淺說孟子此章之意只據匡章稱述仲子之苦節而辨其不得為廉其辟兄離母人莫大焉無親戚君臣上下者猶未暇深非之也蓋廉者有分辨不苟取耳仲子以齊之世家無故而三日不食欲何為耶縱不辟兄離母而為

此亦豈聖賢之所謂廉哉使其固窮不受非義而囚於飢寒斯可矣東漢徐孺子非其力不食誰得而嘗之

范氏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為大人之所以為大者

以其有人倫也仲子避兄離母無親戚君臣上下是無人

倫也豈有無人倫而可以為廉哉南軒張氏曰仲子徒欲潔身以為清不知廢太

倫之為惡原仲子本心亦豈不知母子之性重於妻兄之居愈於於隳惟其私見所局亂其倫類至此極也眾人惑於其迹以為清苦高介而取之非矣世之貪冒為惡者多矣孟子於仲子獨闢之深者世之為惡者其失易見而仲子之徒其過難知也惟其難知故可以惑世俗而禍仁義反覆闢之蓋有以也夫或曰匡章亦黜妻屏子者故喜仲子孤介之行新安陳氏曰不然匡章以父為重故視妻子為輕仲子反視母兄為輕而於妻則反食孟子矜匡章而非仲子有以也此章當參看盡心上篇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不受下文云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斷盡

其人愚按參看自可若竟侵奪彼章之義則非朱子所以列范氏註於圈外

孟子集註本義匯參卷六終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命也且曰天之所命也...']

